

春节的力量

阮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中国的春节在世界各地人们的眼中似乎也是如此。

前几年有个关于春节的笑话在网上流传。说是在某些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的春节就是：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政府放假，股市休市，有钱人拖家带口奔向海外一游，平常百姓就大包小裹，像蚂蚁搬家似的往家捣弄东西。大家、小家都在家的门口张贴标语，表达诉求，街上充满着爆炸物残留的火药味。人们大都无所事事，成天喝酒、打牌，儿童们成群结队去讨压岁钱……外国人笑称这种现象是中国年度性的“经济危机”，而我们把这种景象称之为——过年。

这是群体性的“狂欢”，而且是没有所谓上帝的遥控、没有所谓神灵的左右、没有所谓强权指使的“狂欢”，这恰恰是

春节的伟大之处，一个国家能不分天寒地冻与春暖花开的地域，居然这么自然、情愿、真心实意地加入如此重大的一次盛典，还是每年一次，从不间断，它的凝聚力到底在哪里呢？

这就是家庭中亲情的力量让中国人能够自觉地遵循着人伦的大道，它大于宗教，大于政治，大于金钱，不管家在穷乡僻壤，还是灯红酒绿的都市，都要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往家奔，谁也阻挡不住中国人回家过年的脚步。

习俗的认同，是生活状态的一致性体现，长久生活状态的融合，势必形成共同的集体人格，从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个文化的主脉就是以家为核心衍生出的亲情之线。一个人即便走到天涯海角，心中都扯着一根无形的线，有多少中国人，就有多少条

线，这些线交织在一起，就是中国人用情感编织的血脉之网。这种巨大的凝聚力历久不衰，任皇权更迭、王旗易帜，中国人回家过年去滋润亲情的初心始终不改。“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就是中国人对家族血脉的寻根问祖。

有人曾经担忧过域外的圣诞节、情人节之类的节日会淡化中国人对自己传统节日的固守。可当人们在春运的当口，站在车站、码头、机场看着那些奔家去的人流，你就知道心之所向是怎样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

就算把全世界的节日都写在中国人的日历上也撼动了春节的一根毫毛。一个融化在文化基因中的传统节日，对这个民族有如此强大的整合能力，多么令人惊叹。我们的春节，是我们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汇聚成的民俗、民

心、民意。我们的春节，是全世界华人热爱生活、看重亲情的最大软实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经出台过《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指出：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国家旗帜鲜明地把优秀传统文化上升到“软实力”的高度。而每年一度的春节，见证了我们的“软实力”的魅力与力量。中国人的春节无需输出，也不用其他国家来个文化认同，华人到了哪里，春节就蔓延到哪里，并且在异国他乡扎下根。一个中国人无论走出去多远，只要他记住家的方向，就不会忘了过年。

“反向春运”凸显观念变化

杜洁芳

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回家过年的人潮正汹涌澎湃。劳累了一年，只有这一刻奔向团圆的心方显迫切。“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国人对春节习俗最好的诠释。然而近些年，回家过年的传统思路被打破，“反向春运”老人来一线城市和子女团圆的现象凸显。

“反向春运”成为一种热潮，是近一两年的事。2018年2月，蚂蜂窝旅行网发布的《2018年春节出游趋势报告》中显示，2018年春节期间接父母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团聚+旅游”的“反向春运”已成为一股潮流。今年，据交通运输部消息，全国“反向春运”特征更为明显，还存在客流由特大城市或省会城市向周边城市迁徙的特征。

“反向春运”兴起，最初有子女工作繁忙、没时间回家过年等原因，后来这种模式得以复制，但更多的是人们过年观念的转变。在春节的传统习俗中，年前的各项准备，其乐融融的团圆以及节日氛围的营造，都使红红火火的中国人有着独特的味道。如今，这一味道正在变淡，就如网友们吐槽，回家过年，现

在只剩下和亲戚朋友吃海塞、聊大天这一项了。

不管是老人去看子女还是举家出游，“反向春运”的流行还使交通运力趋向平衡、大众旅游更添热力。就交通运输而言，原先“单向流动”的春运格局下，去程人满为患，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以及农村流动，返程却人流稀少、寥寥无几，显然是对交通运力资源的浪费。如果“反向春运”成为过年的一种新风尚，对交通运输来说，无异于一次有益的拯救。对近些年的旅游热而言，春节期间举家出游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青睐，为节假日出游热增添了热度。在旅游热门城市，春节期间机票、火车票也陷于“一票难求”的境地。

其实，无论春运是反向还是正向，全家团圆才是春节习俗中最核心的要义。“正向春运”体味的是家乡的变化、怀旧心理的满足，“反向春运”带给人们的是身处异地，感受不一样的春节氛围。不管哪种方式，过年便是要团圆、和美，这才是当下人们过年最重要的企盼。

一线评论

漫话漫画



岁杪小咏

高昌/诗 黄卓/绘

每逢佳节相相催，来往人情贵坦然。
阅世红莲浮碧水，倾怀素月衬青天。
欲分腊雪洒方寸，待鼓春潮荡大千。
三尺光明在头顶，一身干净入新年。

营造清朗的网络直播空间

简言之

1月28日，湖北省标准化学会和武汉市软件行业协会联合发布了《网络直播平台管理规范》以及《网络直播主播管理规范》，引人注目。这是推进网络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探索。

针对近年来直播行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湖北推出的这些管理规范不仅进一步推进了企业的有据可依，也通过科学的探索补上了行业规范这一环节，为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参考。比如标准中对舆论反映强烈的网络直播问题进行了年龄、衣着、身份方面的技术规范，体现了发布者直面问题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智慧。

网络直播行业从起步期就进入了规

范和引导的道路。早在2016年，百度、爱奇艺、优酷等20家网络直播平台发布《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进行自我约束；原文化部等陆续出台《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等法规，并积极引导、严格执法。企业自律和政府监管为近3年来网络直播行业的规范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保障。

健康发展的行业才能做大蛋糕，获取长久利益。据估算，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达4.25亿，2017年行业产值突破300亿元，新增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并产生了陌陌等上市企业，尤其为年轻人提供了较低门槛的创新、创业机会。

湖北结合国家政策、舆论反映、学术

预测的行业探索，及时具体地解决问题，让我们更清晰地预见了行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当然，具体效果也需要企业、行业协会、社会舆论和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才能看到。但我们同样知道，社会在动态发展，社会心理在不断塑造，协会规范也必然要经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过程。我们应首先欣喜地看到这种探索的积极性，然后持续对舆论引导、行业规范等方面进行关注。

从监管者的角度说，网络直播是一个民众广泛参与、就业规模大、蓬勃发展的新兴行业，显然不能抱着“因噎废食”的态度去“一棍子打死”，而是在进行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加强舆情研判和

学术预测，打好规范管理的提前量，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并通过企业自律、行业规范、政府监管，逐级递进、逐层严密，共同构成规范发展的立体网络。此外，不少网络直播平台已在舆论宣传阵地建设方面具备了一定影响力，应当引起重视。

从经营者的角度说，在经历野蛮生长、泥沙俱下短暂的初期发展后，网络直播逐渐成为一个个较为喜闻乐见、健康规范的行业，广大企业、资本应当共同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强化平台责任，做好主播准入和内容生产的规范工作，营造清朗的直播空间，让网络直播行业为国家和民众作出更大贡献。

文学版本复调的调音师

党云峰

经典文学作品不仅有故乡，更能走向远方。远，既有空间上的千山万水，也有时间上的源远流长。人文交流的彩虹之桥不仅色彩斑斓，还要有语言的温度、字节的跳动，让文字有呼吸感，这是翻译软件无法取代的。翻译文学作品不仅要忠实于原文，还要用受众听得懂、听得进的

语言才能有效果，而要传递原文背后的审美传统则难度更大。但也有出版社看到了文化热点，就组织人几个月攻克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甚至文集的翻译出版工作，结果可想而知——来时风风火火，去时悄无声息。

翻译无定本。翻译中不存在全知视角，看每个版本的叙述或许也算合理，可是摆在一块儿就变为众声喧哗的混乱复调，在背后所弥漫的是读者的怀疑与困惑。例如，作家博尔赫斯的小

说《沙之书》第一句，关于《欧战史》中哪一页记载了某项军事行动推迟的历史事件，三个中文版本就有三种不同的翻译：22页、242页、272页。笔者发现，英文版也不统一，遇到这种情况，或许得翻翻西班牙语版才能有答案吧。

庄子有云：“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版本芜杂、水准参差，即使大家比较认可的书也或多或少存在一点问题。此外，一些打着“全译本”旗号的作品也有漏译的现象，而一些再版或换东家的版本，误译也往往会“继承”下来，例如作家索尔·贝娄的小说《赫索格》（宋兆霖译），译本中出现的“昨日黄花”“仿佛就像”等问题，在多个出版社再版时仍然存在。

跨文化交流有可能出现理解的偏差，那不跨文化的呢？其实文学作品在

历史传承中也会有出入。例如被推为唐诗七律第一的《黄鹤楼》，第一句是“昔人已乘白云去”还是“昔人已乘黄鹤去”？宋代方虚谷编的《瀛奎律髓》、明代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中都是用的“白云”。但是清代金圣叹认为：“此诗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纪晓岚也把《瀛奎律髓》中“白云”两字圈起来，旁边写上“黄鹤”。现代学者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也持此说，认为“黄鹤去一作白云去，非是”。于是两“白云”两“黄鹤”变成三“黄鹤”一“白云”，大家所熟知的经典诗句尚且如此，更别提别的内容了。

实际上，多数情况下要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再谈好不好。受外国读者热捧的网络文学基于线上翻译平台的日更译文也存在很多争议，比如在武侠小说中人物的名字、用的招式是用直译还是意

译上。出版社如果将文学翻译图书当做快消品来生产，而非作为精品来打造，我们就无法理解写作风格是什么。作家、翻译家以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贡献更多优秀作品，才能让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得更远。

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的背景下，误读、误译等现象依然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林中有路。这条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这条路叫做林中路。每人各奔前程，但却在同一林中。”这正如在语言的迷宫、翻译的误区寻找理解的边界的人们。不好的版本是语言在途中一次迷失的驻足，好的版本则是作品的一次重生。虽然会有偏差，可是在小路分岔或交叉的路口或下一个路口，我们将在语言的密林中遇见。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在人们一年一度的期盼中，在千家万户“忙年”的准备中，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儿童强不眠，相守夜喧嘩”……与前人所述过春节的热闹、隆重相比，现代年俗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比如，像祭灶王、请家堂等一些传统习俗有所淡化，抢红包、集五福、看春晚等渐成团圆守岁的新玩法，以往见面寒暄的拜年模式也有了电话拜年、网络在线拜年等替代样式。许多人因此感叹，年俗变了，年味淡了。

与春节相伴的年俗，同步反映着社会变迁。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及审美诉求的改变，年俗虽历代沿袭，却也不断发展渐变。以旧方式过年，已回不到曾经的“原汁原味”，同理，新手段的出现、新习惯的固化，也不会消减传统节日的意义。每逢新春，贴春联、吃年夜饭这些主流习俗仍占主导，另外，尽管方式有变，但人们通过年俗活动祈求万象更新、幸福安康的文化心态始终如一，并未褪色。

对于年俗的推陈出新，我们大可不必抱怨、喟叹。尊重其传统性，了解其可变性，让旧习俗与新样式广泛互动，或将是让年俗重回春节、更好地融入大众生活的一种方式。

首先，对于传统年俗及某些地域独具特色的年节习俗，即便有的传承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今人亦须探寻“来龙”，弄清“去脉”，对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涵进行挖掘诠释，留住人们曾经共有的精神记忆。

其次，我们既要乐于见网购年货、旅游过年等新年俗的出现，也要善于应用新理念为旧有习俗的传承推广助力。以年画传承为例，许多传承人将年画的传统寓意和现代观念融合，在为观众展示制作技艺的同时，还推广年画的“解忧”概念或周边产品，让春节挂年画成为时尚。这些促使老传统重回大众视野的新举措，值得点赞。

学习孙犁的语言

尧山壁

对近来的文学不满足，一是缺乏成功的典型形象，记不住；二是语言乏味，看下去，如孙犁所说：“贫嘴烂舌，胡乱写之。”将今比昔，自然想起前辈语言大师。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当代的语言大师是鲁迅、老舍、赵树理、孙犁，或者加一个写诗的小川。语言大师的标准是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自成一派。悟住作者名字也能看出是谁写的。书法上叫“体”，颜柳欧赵；京剧称“流派”，梅程尚荀。孙犁的语言风格是朴实、清新、简洁，或者概括一个“净”字，心净，文字干净。

布封和马克思都说过：“风格即人。”看孙犁的作品，不管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作者的面容、身影。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内心火热，表面又很平静，甚至有点冷淡。布衣心理，淡泊名利，不光语言还有语气、语境都是一致的，没有一点官气、作家范儿。他达到了庄子“心斋”“坐忘”的境界，浑然忘我，故能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创作。他心净，无杂念，不想当官。新中国成立初就定了行政十级，地市级干部，末了还只是个副科级头衔。静观时代风云，心里明镜似的，从不随波逐流，自有定之规。

孙犁认为作品有艺术性才有思想性，创作自由空间要大一些。他的创作是从生活出发，从美学出发，表现美的生活、生活的美。开始我对《荷花淀》不理解，烽火连天，水深火热，哪来的诗情画意？我写白洋淀，浪花是火焰，芦花刀丛剑树。后来渐渐明白，有各种写法，大家都剑拔弩张，火上浇油，他用另一种写法，在那个时代就特别新奇。他说：“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在爱国的旗帜下，真、善、美大发扬，妇女也调动起来了，“八年里一只床子，送过多少次八路军”“荷花变成女人”“像一只雨后的蜻蜓爬上芦叶”，就是美得极致，因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美与丑的决斗。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鲁迅说语言的美包括“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孙犁都做得很好，“像追求真理一样追求语言美”。他的语言不似鲁迅城市知识分子的言，也不似老舍、赵树理那样是北京市民、太行山民的语言，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北方乡村知识分子的言，雅俗共赏。朴素、清新、干净得像一阵清风、一池清水。不是简单地照搬口语，而是一种大巧之朴，浓厚之淡。他语言的干净，首先是深思熟虑后思想的明确，语言是思想之花。不像有些文章，大量使用副词、形容词，不像作者思想还模糊，缺乏信心，生怕读者不理解。其次孙犁语言的干净在于锤炼功夫，他说：“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

孙犁的语言境界是质朴、单纯和完整的统一。他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是1941年解放区油印出版的，进城后改名《文艺学习》。上面提到：“单纯的形象是用顶简单的语言，表现出完整的形象。为什么简单了又能完整呢？作者不断地学习，使他能看出一个事物的最重要的部分，最特殊的部分，和整个故事内容发展最有关的部分。作者强调这些部分，突出它，反复提高它，用重复调写它，于是使这些部分，从那个事物上鲜明出来，凸现出来，放射光亮，照人眼目。”鲜明出来，凸现出来，就是选择，就是典型化。这种眼光和能力，在于深厚的生活基础，在于丰富的群众语言。也在于美学和哲理的认识水平，而哲学正是简单、朴素的。

孙犁的作品诗情画意，被人称之为诗的散文、小说中的绝句，因为他懂诗。他的初中语文老师是一位诗人，让他爱上了李清照和李后主。孙犁的才华最先表现在写诗上，处女作是一首诗，发表在《大公报》上。1938年创作了《白洋淀之曲》等三篇叙事诗，以后终生与诗为友，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中间、粉碎“四人帮”以后，每个时期都有诗歌发表，有新诗也有古体。诗成为他文学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他文人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大家是不受文体限制的，文体只能屈服在他的脚下。所以孙犁的一切作品，都诗情横溢，包括意境，包括语言。

东土城絮语

孙丛丛